

T2511/1273

12

THE CRIBBON-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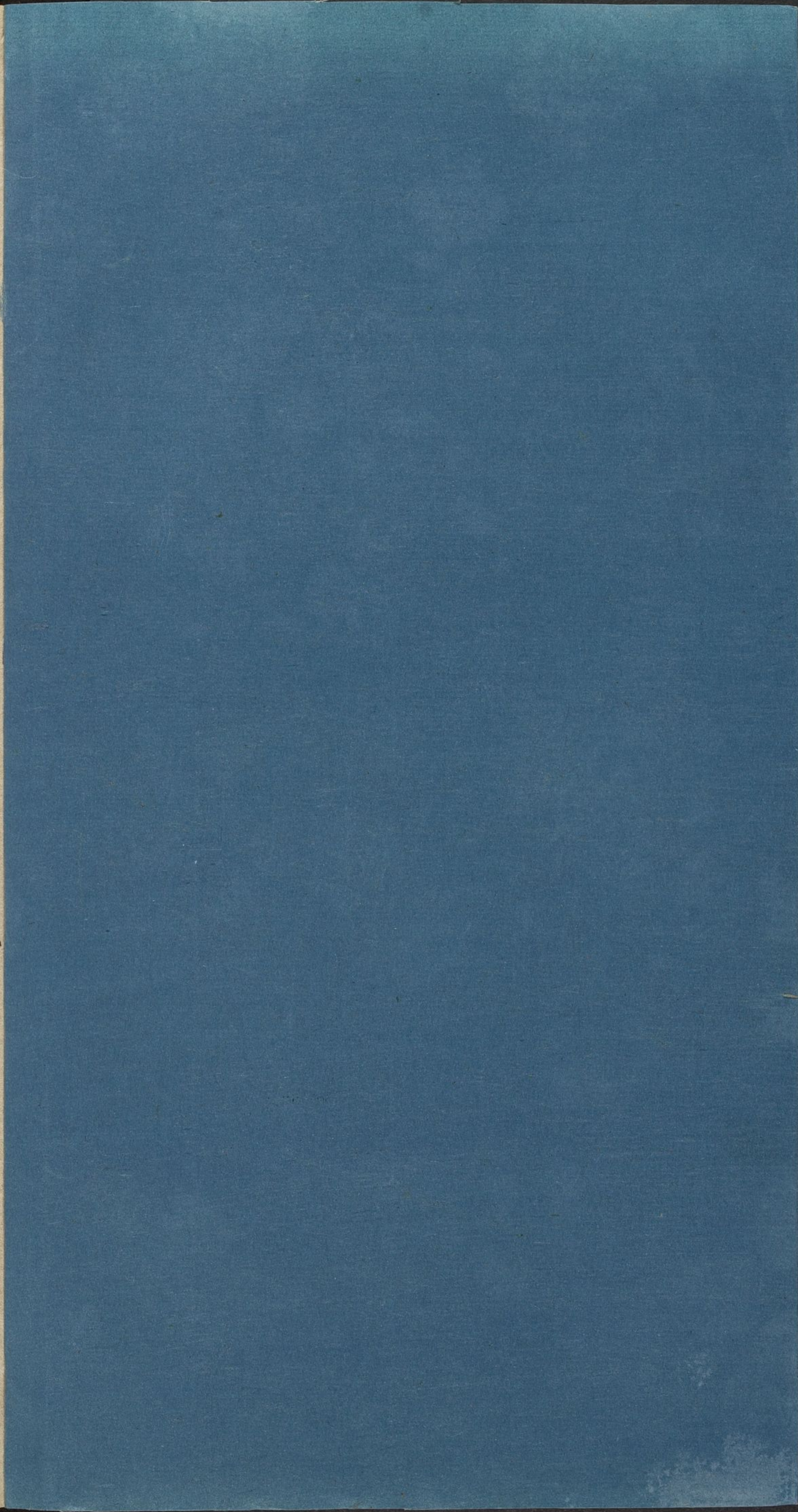
DEC - 2 1954

史記七十卷至世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2	95/0/2	81/0/0	66/0/0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82/4/79	51/50/-13	50/-28/-29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Text on the left page, appearing as a faint grid or table structur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ded and illegible, but the layout suggests a structured document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天官書第五

○索隱曰案天文有五官官者星官也巨一

史記二十七

中宮天極星

○索隱曰魏氏案春秋元命包云宮之為言官也

氣立精為神恒又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

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

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其一明者太

一星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索隱曰句音鉤句曲也按神契云辰極後句

四星末大星正妃四星從端大妃光明又按星經以後句四星

為十二宮中外位各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索隱曰劉氏

定也又音值隨音他果反斗一作北案漢書天文若見若不見

或曰天一○索隱曰文耀鉤曰陰德為天下紫宮左三星曰天槍

右五星曰天棊○蘇林曰音柳打之柳○索隱曰音七使反音

槍槍人槍人石氏星讚云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索隱曰



蜀也又案案汁圖云閣道北斗之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

七政權第五為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第五至第

七為標合而為北斗文耀鉤云斗者天之秩舌王衡屬杓魁為璣

整長曆云此北斗七星星間相去九千里其二陰星不見者相去八

千里也尚書璇璣玉衡為璣以玉衡蓋天象也鄭玄注大傳言璣

儀其中中橫角以璣為璣以玉衡蓋天象也鄭玄注大傳言璣

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正而萬事順成又馬融注

尚書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法天第二曰主

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主日法天第五曰主

宿也龍角東方 衡殷南斗魁枕參音 晉灼曰衡斗之中天也

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孟康曰傳曰斗第七星法太白主

在西方故主西南 索隱曰說文 夜半建者衡徐廣曰五星衡殷中州

河濟之間 孟康曰夜半建寅 平日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

中央 大帝乘車巡狩故無所不紀也 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特均

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斗魁戴匡六星 晉灼曰戴匡也曰文

昌宮 索隱曰文耀鉤云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援神契云文昌一

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隱曰

春秋元命包曰上將建包曰上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 在斗魁中

貴人之牢 孟康曰樂汁圖曰天寶理貴人牢宋均曰以理年獄也

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 蘇林曰音三台 索隱曰漢書

泰階三台也台星九六星六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引黃帝泰階

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階上階上星為男主上星為女主中

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

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

好興甲兵修宮殿廣苑 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為乖戾輔星曰

北星第明近輔臣親強斥小疏弱斥遠也 杓端有兩星一內為矛

招搖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星也 索隱曰案詩紀歷云更河三星天

女宋均云招搖星在更河內案汁圖云更河天一外為杓天鋒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中星實則因多虛則開出天一槍梃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李奇曰

招搖南一各玄也 有句園十五星 其形如連環即貫索星也

曰賤人之牢 索隱曰詩紀歷云樞云賤人牢宋均以為連營貫索星也

東宮蒼龍房心心為明堂○索隱曰文耀鉤云東宮蒼帝其精為蒼龍宿體最明也春秋說題辭云房心為明堂天王布政之宮尚書運期授日所謂房四星表之道宋均云四星間有三道日月五星所從出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索隱曰鴻範五行傳曰心之大入也

不欲直直則天王失計房為府曰天駟○索隱曰爾雅云天駟房也詩紀歷壺樞云房為天駟房主車駕宋均云房既近心為其陰右驂旁有兩星曰衿○索隱曰

府命包曰鈞鈞兩星以開防神也北一星曰牽○徐廣曰音轄東北曲十二

星曰旗旗中四星曰天市中六星曰市樓市中星眾者實其虛則

耗房南眾星曰騎官左角李右角將○索隱曰李即理法官也故角將率而動又石氏云左大角者天王帝廷大角為坐候宋均云

坐帝也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索隱曰元命包云攝提

斗○索隱曰元命包云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

格亢為疏廟○索隱曰元命包云元四四星為廟廷文耀主疾其南

北兩大星曰南門氏為天根主疫○索隱曰爾雅云天根氏也孫

有根宋均云疫疾也三月榆莢落故主疾疫也然尾為九子○索

此時物進生而曰宿在奎行毒氣故有疾疫也

上云閣道王良漢中四星曰天駟○索隱曰元命包云漢中旁一

星曰王良○索隱曰春秋合誠王良策馬車騎蒲野旁有八星絕

漢曰天潢○索隱曰元命包曰黃主河渠所以受神通也天潢旁注

星江星動人涉水杵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索隱曰荆州占云匏

瓜○索隱曰荆州占云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

也蓋牛為犧牲其北河鼓○索隱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孫炎

牽牛也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索隱曰爾雅云頭女

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徐廣曰孫一作名○索隱曰荆州察日

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索隱曰魏氏案天官占云歲星一曰應

而星一周天也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

歲星贏縮○索隱曰案天文志曰九五五星早出為贏贏為客以其

舍命國所在國不可伐可以罰人其趨舍而前曰贏○索隱曰趨

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

舍皆從而聚於一舍○索隱曰漢高帝元年五星皆聚于東井天

文志云其年歲星在東井故四星從而聚也

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以攝提格歲索隱曰太歲在寅歲星在寅為攝提格李巡云言万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歲陰二行在寅歲星右轉居丑正月晨出東方披爾雅歲

月與斗牽牛晨出東方名曰監德索隱曰歲星在正月晨見東方乃云星在斗牽牛失次應見於初也漢書天文志則載其氏及太初星曆所在之宿不同也色蒼蒼有光其失

次有應見柳歲早水晚旱歲星出東行十二度百日而止及逆行

逆行八度百日復東行歲行二十度十六分度之七率日行十二

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出常東方以晨入於西方用昏畢閱歲

此大有光其失次有應見張名曰降入其歲大水執徐歲索隱曰

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晨出曰降入索隱曰即歲星二月晨見東方之各其餘在知

營室東壁晨出曰青章青青其章其失次有應見軫曰青章歲早

早晚水大荒駱歲索隱曰爾雅云在己為入荒駱姚氏云言歲

在巳星居戌以四月與奎婁胃昂晨出曰躡踵索隱曰天

文志作路踵字索隱曰熊熊赤色有光其失次有應見亢敦祥歲索

胃昂畢晨出曰開明索隱曰天文志作啓明炎炎有光偃其唯利

公王不利治兵其失次有應見旁歲早早晚水叶洽歲索隱曰

參晨出曰長列昭昭有光利行兵其失次有應見箕君灘歲索

東井輿鬼晨出曰大音昭昭白其失次有應見牽牛作鄂歲索

作有芒國其昌熟穀其失次有應見危曰大章有旱而昌有女喪

民疾闕茂歲索隱曰爾雅云在戌曰闕茂闕蔽也茂昌也天文志作掩茂歲陰

在戌星居己以九月與翼軫晨出曰天睢索隱曰劉氏白色大

明其失次有應見東壁歲水女喪大淵獻歲索隱曰爾雅云在

淵深也大獸萬物於歲陰在亥星居辰以十月與角亢晨出曰大

章徐黃曰天文志亦作大星蒼蒼然星若躍而陰出曰是謂正平起

師旅其率必武其國有德將有四海其失次有應見婁困敦歲索

一月與氏房心晨出曰天泉玄色甚明江池其昌不利起兵其失

次有應在昴赤奮若歲若李巡云言陽氣奮也若順也歲陰在丑

星居寅以十二月與尾箕晨出曰天皓漢志亦作昊黓然黑色

甚明音鳥開反黓其失次有應見參當居不居居之又左右搖未

當去去之與他星會其國凶所居久國有德厚其角動乍小乍大

若色數變人主有憂其失次舍以下進而東北三月生天棊長四

尺索隱曰天文志此皆中氏星經文而志又兼載石氏此皆不取石氏名申夫甘氏名德末允進而東南三

月生彗星長二丈類彗星退而西北三月生天攬韋昭曰攬音長

四丈末允退而西南三月生天槍長數丈兩頭允謹視其所見之

國不可與事用任其小如浮如沈其國有立功如沉如浮其野亡

色赤而有角其所居國昌迎徐黃曰角一作御角戰考不勝星色赤黃而

沉所居野大穰色青白而赤灰所居野憂歲星入月其野有逐

相與太白鬪韋昭曰星相擊為鬪其野有破軍歲旦一日攝提曰重華曰應

星曰紀星營室為清廟歲星廟也察剛公黃曰氣以處熒惑索

案姚氏引廣雅熒惑謂之執法天官占之熒惑方伯象司察妖孽

則徐云祭罰氣為是春秋緯文雅鈞云赤帝標怒之神為熒惑也

在南禮失則罰出晉灼云常以十月入曰南方火主夏日丙

丁禮失罰出熒惑失行是也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

國熒惑熒惑為勃亂殘賊疾喪畿兵徐黃曰以下云熒惑為反道

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

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索隱曰案還音旋

居其舍所致殃禍疾則雖大反小索隱曰大言久腊毒也其

南為丈夫北為女子喪索隱曰宋均云熒惑守輿鬼南為若角

動繞環之及乍前乍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闕光相逮為害不相

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法出東行

十六舍而止逆行二舍六旬復東行自所止數十舍十月而入西
方伏晉灼曰行五月出東方其出西方曰反明主命者惡之東行
急一日行一度半其行東西南北疾也兵各聚其下用戰順之勝
逆之敗熒惑從太白軍憂離之軍却出太白陰有分軍行其陽有
偏將戰當其行太白逮之破軍殺將○索隱曰宋均云太白其入守
犯太微孟康曰犯七寸已內光芒相及也軒轅營室主命惡之
心為明堂熒惑朝也謹候此曆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索隱曰
以中辰之元始建斗歲鎮一宿二十八歲而周天廣雅曰填星一
名池族文曜鈞曰鎮黃帝含攝紐之精其體璇璣中宿之分也
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巳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
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不乃得女若
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不乃失女不可舉事
用兵其居又其國福厚易福薄徐廣曰易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
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
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重致天下禮德義

殺刑盡失而填星乃為之動搖贏為王不寧其縮有軍不復填星
其色黃九芒音曰黃鐘宮其失次上二三宿曰贏有主命不成不
乃大水失次下二三宿曰縮有后戚其歲不復不乃天裂若地動
斗為文太室填星廟天子之星也木星與土合為內亂饑主勿用
戰敗水則變謀而更事火為旱金為白衣會若水金在南北○索
隱曰晉灼曰歲陽也年穀熟金在北歲偏無火與水合為燂晉灼
太白陰也故曰北牡與金合為鏐為喪皆不可舉事用兵大
入水故曰燂○索隱曰與火與則土之子燂金成鏐鏐金鏐則土
敗土為憂生孽卿○索隱曰文耀鉤云水土合則成鏐鏐金鏐則土
無子無子輔父則益大饑戰敗為北軍軍困舉事大敗土與水合
妖孽故子憂也穰而擁闕有覆軍徐廣曰或云木火土三其國不可舉事出亡地
入得地金為疾為內兵亡地三星若合其宿地國外內有兵與喪
改立公王四星合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合是謂易行有
德受慶改立大人掩有四方子孫蕃昌無德受殃若亡五星皆大
其事亦大皆小事亦小蚤出者為贏贏者為客晚出者為縮縮者

為主入必有天應見於杓星同舍為合相凌為鬪孟康曰凌相冒

則中不平為兵青圈為憂水黑圈為疾多死黃圈則吉赤角犯我

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

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

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

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

東壁故在營室察自行以處位太白索隱曰太白辰出東方日

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晨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注爾雅

云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

太白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王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

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

行十一舍百二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

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

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入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

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

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

凡出入東西各五為百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復與營室晨

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元紀曆法則攝提歲而太白與營室晨

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

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

大器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

連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

柔高遠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為麥七寸以內必之矣云必有禍也五星色白圈為喪早赤圈

則中不平為兵青圈為憂水黑圈為疾多死黃圈則吉赤角犯我

城黃角地之爭白角哭泣之聲青角有兵憂黑角則水意徐廣曰

行窮兵之所終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寧昌春風秋雨冬寒夏

暑動搖常以此填星出百二十日而逆西行西行百二十日反東

行見三百三十日而入入三十日復出東方太歲在甲寅鎮星在

東壁故在營室察自行以處位太白索隱曰太白辰出東方日

位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啓明晨見西方為長庚又孫炎注爾雅

云亦以為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啓明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

太白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王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

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

行十一舍百二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

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國君之篡其紀上元以攝提

格之歲與營室晨出東方至角而入入營室夕出西方至角而入

與角晨出入畢與角夕出入畢與畢晨出入箕與畢夕出入箕

箕晨出入柳與箕夕出入柳與柳晨出入營室與柳夕出入營室

凡出入東西各五為百歲二百二十日徐廣曰一云復與營室晨

出東方其大率歲一周天元紀曆法則攝提歲而太白與營室晨

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

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庫近日曰明星柔高遠日曰

大器徐廣曰一作變剛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

連日半度百二十日且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庫近日曰太白

柔高遠日大相剛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

下偃兵兵在外入未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下起兵有破國其當

所居又其鄉利疾疾過也其鄉凶出西逆行至東正西國吉出東

至西正東國吉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索隱曰子而康曰謂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贏縮行勝色晉灼曰太白行色勝位有位勝無位有色勝無色行

得盡勝之晉灼曰行重而色位輕星經得字作德出而留桑榆間熒

正日出桑榆上者除二千里疾其下國上而疾未盡其曰過參天

其一此在戌酉之間疾其對國孟康曰謂出東上復下下復上有

反將其入月將彗金星合光其下戰不合兵雖起而不關合相

毀野有破軍出西方昏而出陰陰兵強暮食出小弱夜半出中弱

鳴出小弱夜半出中弱昏出大弱是謂陽陷於陰太白伏也以出

文兵有殃其出郊南南勝北方出郊北北勝南方正在郊東國利

出西北北勝南方出西南南勝北方正在西西國勝其與列星相

犯小戰五星大戰其相犯太白出其南南國敗出其北北國敗行

疾武不行文色白五芒出蚤為月蝕晚為天矢及彗星將發其國

出東為德舉事左之迎之吉出西為刑舉事右之背之吉反之皆

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

凶太白光見景戰勝晝見而經天是謂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

言亢為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太正
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
位謹候此察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索隱曰即正四時以治辰星一名彗星或曰鈞星元命包曰北方辰星水主物布其紀故曰辰星理四時宋均曰辰星正四時之法得與比辰同名也
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
正四時仲春春分夕出郊奎婁胃東五舍為齊仲夏夏至夕出郊
東井輿鬼柳東七舍為楚仲秋秋分夕出郊角亢氏房東四舍為
漢仲冬冬至晨出郊東方與尾箕斗牽牛俱西為中國其出入常
以辰戌丑未其蚤為月蝕○孟東曰辰星月相凌不見者則所蝕也故月蝕者所以為災祥也晚為彗星○張晏曰彗所以除舊布新○索隱曰宋均云辰與月同精月為大星陰也彗亦陰陰謀未成故晚出也及天失其時宜效不效為失追兵在外不戰一
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為旱
黃為五穀熟赤為兵黑為水出東方大而白有兵於外解常在東
方其亦中國勝其西而赤外國利無兵於外而赤兵起其與太白

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
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
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辰
星不出太白為客其出太白為主出而與太白不相從野雖有軍
不戰出東方太白出西方若出西方太白出東方為格野雖有兵
不戰○索隱曰謂辰星出西方辰水也太白出東方太白全也水格謂不和同故野雖有兵不相從故上有軍不戰今母子各出一方故為格
是謂擊卒兵大起其入太白中而上出破軍殺將客軍勝下出客
亡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索
曰索隱曰辰星來抵太白太白不去將死正旗上出破軍殺將客勝索
與鬪大戰客勝危過太白○索隱曰辰星之別各免或作磨也間可
居太白前軍罷出太白左小戰摩太白有數萬人戰主人吏死出
太白右去三尺軍急約戰青角兵愛黑角水赤行窮兵之所終免

七命曰小正辰星天攬安周星細爽能星鈞星凡有七各命者名也小正一也辰星二也天攬三也安周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星四也細爽五也能星六也鈞星七也其色黃而小出而易處天下之文變而不善矣免五色青園愛白園喪赤園中不平黑園吉赤角犯我城黃角地之爭白角號泣之聲其出東方行四舍四十八日其數二十日而反入于西方其一候之營室角畢箕柳出房心間地動辰星之色春青黃夏赤白秋青白而歲熟冬黃而不明即變其色其時不昌春不見大風秋則不實夏不見有六十日之旱月蝕秋不見有兵春則不生冬不見陰雨六十日有流邑夏則不長角亢氏兖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胃徐州昴畢冀州觜鶻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星張三河翼軫荊州七星為負官辰星廟繼夷星也兩軍相當日暈如海日暈暈等方鈞厚長大有勝薄短小無勝重抱大破無抱為和背不和為分兩相去直為自立立侯王指暈若曰

殺將負且戴有喜圍在中中勝在外外勝青外赤中以和相去赤外青中以惡相去氣暈先至而後去居軍勝先至先去前利後病後至後去前病後利後至先去前後皆病居暈不勝見而去其發疾雖勝無功見半日以上功太白虹屈短李奇曰屈或為尾也韋昭曰短而直上下允有者下大流血日暈制勝近期三十日遠期六十日其食食所不利復生生所利而食益盡為主位以其直及日所宿加以日時用命其國也月行中道安寧和平陰間多水陰事外北三尺陰星北三尺索隱曰案中道房室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然故曰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房是日月五星之常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故陰陽和平若行陰間多陰事陽間則人主驕恣若行陰星陽星之南北太陽亦在陽間則有大水若兵太陰大水兵陽間及大旱若喪也太陽亦在陽間則有大水若兵太陰大水兵陽間驕恣陽星多暴獄太陽大旱喪也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天門十月為四月十一月為五月索隱曰謂月行入角與天門若十月犯之當為來年四月成災十一月則十二月為六月水發近三尺遠五尺犯四輔輔臣誅索隱曰案謂月犯房星也四輔輔臣誅房四星也房以輔心故曰四輔也行南北河以陰陽言旱水兵喪

月蝕歲星其宿地饑若亡災惑也亂填星也下犯上太白也強國

以戰敗辰星也女亂食大角徐廣曰一云食于大角主命者惡之心則為內

賊亂也列星其宿地憂索隱曰謂月蝕列星二十八宿月食始

日五月者六六月者五五月復六六月者一而五月者凡五百一

十三月而復始索隱曰始日謂蒼始起之日也依此文詩唯有不

不可得而推定今以漢志統曆法計則五月者七六月者一又五

月者一六月者五五月者一凡一百二十五月而復始耳或術家

各異傳寫錯謬故此故月蝕常也日蝕為不藏也甲乙四海之外

日月不占晉灼曰海以占候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巳中州河濟也

庚辛華山以西壬癸恒山以北日蝕國君月蝕將相當之國皇星

大而赤孟康曰歲星之精散所為也五狀類南極徐廣曰若所出

其下起兵兵強其衝不利

昭明星索隱曰案春秋合誠圖云赤帝之精多如太白也大而

白無角乍上乍下孟康曰形如三足所出國起兵多變

五殘星索隱曰孟康云星表有出正東東方之野其星狀類辰

星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大作六

賊星孟康曰形如彗出正南南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

動有光

司危星孟康曰星大而有毛出正西西方之野星去地可六丈大

而白類太白

獄漢星孟康曰青中赤表下有二彗從橫亦填出正北北方之野

星去地可六丈大而赤數動察之中青此四野星所出出非其方

其下有兵衝不利四填星所出四隅去地可四丈

地維咸光亦出四隅去地可三丈若月始出所見下有亂亂者亡

有德者昌

星狀如太白孟康曰星上有三彗其出也不行見則滅所燭者

如亂如星非星如雲非雲命曰歸邪李奇曰邪音地孟康曰星

如氣下歸邪出必有歸國者星者金之散氣本曰火孟康曰星眾

國吉少則凶漢者亦金之散氣索隱曰案水生金散氣即水氣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為天漢也

其本曰水漢星多多水少則旱孟康曰漢河漢也水生於金多水謂漢中星其大經也

天鼓有音如雷非雷音在地而下及地其所往者兵發其下

天狗狀如大奔星孟康曰星有尾旁有短彗下有聲其下止地類有聲其下止地類

狗所墮及炎火索隱曰望之如火光炎衝天其下圍如數頃望之如火光炎衝天其下圍如數頃

田處上兌者則有黃色千里破軍殺將

格澤星者索隱曰格澤一音鶴如炎火之狀黃白起地而上下

大上兌其見也不種而種不有土功必有大害

蚩尤之旗孟康曰炎惑之精也晉灼曰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呂氏春秋曰其色黃上下白類彗而後曲象旗見則王

者征伐四方

旬始出於北斗旁徐廣曰蚩尤也旬一作營狀如雉鷄其怒青黑象伏鼈李奇

枉矢類大流星地行而倉里望之如有毛羽然長庚如一匹布著

天此星見兵起星墜至地則石也河濟之間時有墜星天精而見

景星孟康曰精明也亦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一黃星九三星合為景星索隱曰章昭云精謂青

即漢書作性亦作醒即業注三蒼云性雨止無雲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出於有道之

國九望雲氣仰而望之三四百里平望在桑榆上餘二千里登高

而望之下屬地者二千里雲氣有獸居上者勝自華以南氣下黑

上赤嵩高三河之郊氣正赤山之北氣下黑上青勃碣海岱之

間氣皆黑江淮之間氣皆白徒氣白土功氣黃車氣下高乍下往

往而聚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曰搏專也前卑而後高者疾前

方而後高兌而卑者却其氣平者其行徐前高而後卑者不止而

反氣相遇者卑勝高索隱曰遇音偶漢書作禺兌勝方氣來卑而循車通者

過五六日去之十餘里見氣來高丈餘二丈者不過三四日去

之五六十里見稍雲精白者其將悍其士怯其大根而前絕遠者

當戰青白其前抵者戰勝其前赤而仰者戰不勝陣雲如立垣杼

雲類杼由索隱曰杼氏案兵書云雲搏兩端兌約雲如繩者居

前亘天索隱曰劉氏約音南云約引也其半半天其整者類闕

旗○索隱曰：蠶音五，結反，亦作蛻，音同。故鉤雲句曲諸比雲見以五色合占而澤博

密其見動人及有占兵必起合鬪其直王朔所候決於日旁日旁

雲氣人主象皆如其形以占故北夷之氣如羣畜穹問○索隱曰：作弓問，天文志作弓字，音穹，蓋謂以旄為南夷之氣類舟舩幡旗

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徐廣曰：古泉字。金寶之上皆有氣

不可不察海旁振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

人民所聚積故候息耗者入國邑視封疆田疇之正治如淳曰：蔡邕云：麻田

城郭室屋門戶之潤澤次至車服畜產精華實息者吉虛耗者

凶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綸困是謂卿雲卿雲見喜

氣也若霧非霧○索隱曰：霧音如字，一音蒙，又亡，通反，尔雅云：霧，言蒙昧不明也。衣冠而

不濡見則其域被甲而趨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之動者

也春夏則發秋冬則藏故候者無不司之天開縣物孟康曰：謂天

地動圻絕山崩及徙川塞谿狀徐廣曰：土雍曰狀，音服，服也。

蘇林曰：水滄澤竭地長見象城郭門閭閭泉枯橐宮廟邸第人民

所次謠俗車服觀民飲食五穀草木觀其所屬舍府廐庫四通之

路六畜禽獸所產去就魚鼈鳥鼠觀其所處鬼哭若呼其人逢倍

化言倍迎也，伯莊曰：音五，故反。○索隱曰：逢，音謂，謂相逢也。誠然凡候

歲美惡謹候歲始或冬至日產氣始萌朔明日人衆卒歲一

會飲食發陽氣故曰初歲正月旦王者歲首立春日四時之卒始

也○索隱曰：謂立春日是去年四時之終卒今年之始也。四始者候之日而漢魏鮮孟康曰：鮮，人姓名。

集臆明正月旦決八風風從南方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

兵西北戎菽為孟康曰：戎菽，胡豆也。為成也。○索隱曰：韋昭云：戎菽，大豆也。又郭璞注：尔雅亦名胡豆。與孟康同。

小兩徐廣曰：古無此兩字。趣兵○索隱曰：趣音促，謂風從西北來則戎兵起也。此

方為中歲東北為上歲韋昭曰：歲大獲。東方大水東南民有疾疫歲惡故

八風各與其衝對課多者為勝多勝少久勝亟疾勝徐日至食為

麥食至日昃為稷昃至舖為黍舖至下舖為菽下舖至日入為麻

欲終日有雨有雲有風有日日當其時者深而多實無雲有風日

當其時淺而多實有雲風無日當其時深而少實有日無雲不風

當其時者稼有敗如食頃小敗熟五斗米頃大敗則風復起有雲
其稼復起各以其時用雲色占種其所宜其雨雪若寒歲惡是日
光明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
惡或從正月旦比數兩○索隱曰比音臯律反數音踈率反謂率
日食一升至七升而極孟康曰月一兩民有一升之食二過之
不占數至十二日日直其月占水旱孟康曰月一兩民有一升之食二過之
內占則其為天下候竟正月孟康曰月三十日周天歷月所離列
宿○索隱曰幸日風去占其國然必察太歲所在在金穰水毀水
饑火旱此其大經也正月上甲風從東方宜蠶風從西方若旦黃
雲惡冬至短極縣土炭孟康曰先冬至三日縣土炭於兩端批
鐘氣至則土重音灼曰祭豈律晉記候鐘律推土炭冬至陽氣重夏至日陰
鐘通土炭輕而無仰夏至陰氣應凝宿通土炭重而無進退先
後五日炭動鹿解角蘭根出泉出躍略以知日至決要畧景歲星
所在五穀逢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出主焉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索

隱曰案謂五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
各有五家類李青之故曰五家也分中國為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
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
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
皆國殊窳尤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
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
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義和有夏昆吾
殷商巫咸周室史佚長弘於宋子韋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徐廣曰
公名德也本是魯人楚唐昧趙尹臯魏石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
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
貫三五○索隱曰三五謂三十歲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
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
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
力政徐廣曰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

夫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滅邑數屠因以飢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愛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言從衛者繼踵而臯唐耳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凌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疆也候在太白占於狼弧吳楚之疆候在熒惑占於鳥衡燕齊之疆候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晉之疆亦候在辰星占於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以秦晉好用兵韋昭曰秦晉西南南維之北為陰納與胡貉引弓之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勃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索隱曰此案秦

緯文耀鉤故 諸侯更強時苗異記無可錄者

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並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籍蘇林曰駘音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索隱曰漢高祖之七年月暈參畢七重○索隱曰天文志其古者畢昴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昴為所屬七日乃解別天象有諸呂作亂日蝕晝晦吳楚七國叛逆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莠于河○索隱曰第音佩即字之○索隱曰第音佩即字中星字于河成其占曰南成為越門北成為胡門其後漢兵擊拔朝鮮以為樂浪玄菟郡朝鮮在海中越之象居北方胡之戎也○索隱曰第音佩即字河成即南戒兵征大宛星莠招採此其犖犖大者○索隱曰第音佩即字分明也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

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
故其石曆五星法唯獨發感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易傳曰日赤黃為薄或曰皆以
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反逆行
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
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
有差閭狹有常孟康曰閭狹若三水火金木填星徐廣曰木火土
總行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具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
變脩德月變省刑星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疆大有德者
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次修政其次脩救次修禳正下無
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極用日月暈適徐廣曰適者災
曰適見災于天刻向以為日月食及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衰
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朔察孟康曰暈日旁氣也適日
之將食先有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休
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通三五○索隱曰三五謂

三五謂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蒼帝行德天門為之開○索隱曰謂王者行春令布德澤被天下
德化也天門即

赤帝行德天牢為之空○索隱曰謂王者行德以應天精之帝謂
主舒散故天牢為之空則

黃帝行德天天為之起風從西北來必以庚申一秋中五至大赦
三至小赦

白帝行德以正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月暈圍常大赦載謂有大陽
也一曰白帝行德之家異說太史公兼記之耳畢昂為之圍圍三

暮德乃成不三暮及圍不合德不成二曰以辰圍不出其旬
黑帝行德天關為之動

天行德天子更立年○索隱曰索天謂北極紫微宮言王者當天
則天子更不德風雨破石三能三衡者天廷也○索隱曰若北辰有光耀
則年也斗星第六第五名衡又參三星亦名衡然並不為天廷也客

星出天廷有奇令

索隱述贊曰在天成象有同影響觀文察變其來自往天官既書太史攸掌雲物必記星辰可仰盈縮匪恣應驗無爽至哉玄監云誰欲網

天官書第五

封禪書第六

史記二十八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禘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一作黃曰還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索隱曰獨不言至考蓋以天五載一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索隱曰如淳案國語一龍祭于夏庭是也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

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大拱懼伊陟

徐廣曰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替巫咸巫咸之興

自此始各今此巫咸之興起自此始則以巫咸為巫覡然詞亦

懷桑穀之災所以伊陟替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後十四

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作鵠音焉登鼎耳

雖武丁懼祖已曰脩德武丁從之位以求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

而震死後備于河渭而震死也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此

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

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

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瀆諸侯

曰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索隱曰服虔云天子水

半有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宗祀文王

以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自禹興而修社

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

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徐廣曰犬周東徙雒

邑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

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騊駼黃牛牝羊各一云○索隱

傳云赤馬黑鬣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

此入渭皇甫謚云文公徙都汧也文公夢黃地自天下屬地其口

止於郿行馮翊行鄭衆注周禮云下平日行又李奇云曰輔謂

山陵間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郿時用

為祈也○二注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郿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

吳陽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常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指紳者不道李奇曰指紳也插笏於紳紳大帶○索隱

亦曰薦謂莊之於紳帶之間今案鄭意以指為薦則薦作郿時後九

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

其車也甲耳即齊語所謂甲也○索隱曰甲耳山名在河東太陽
甲讀如字也齊語即齊春秋列傳國語之書也碎音僻賈逵云山陰
也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曰荆州記順陽益陽

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為名齊桓公大
史公並登之或云弘農熊耳非也
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平宋亂信四年
侵蔡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是也
而乘車之會六○索隱曰案左
車之會六謂莊十四年會于鄆十五年又會于鄆十六年會于葵丘九合諸侯一
年盟于幽信五年會首止八年盟于洮九年會葵丘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
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鄒上之黍北里之禾

上不可得之物應劭云光武改高邑曰鄒姚氏云鄒縣屬常山
嶺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孟康曰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名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各曰鱒○索隱曰鱒
得行今江東呼為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飛

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鳩鴞巢
至而欲封禪母乃不可乎於是相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

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索隱曰三置晉君
九年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革蓋難言之或問
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

之事如○相視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改
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三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

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
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時長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

周周力少長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
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長弘○皇覽曰

在河南洛陽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長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
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九去作密作下時祭炎帝○索隱曰吳陽

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吳陽武時今蓋
因武時又作上下時以祭黃帝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

獻公昭曰案年表儋在孔子後百餘年非老聃也
曰秦始與周合

曰秦始與周合

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秦隱曰大頌晉諸家而云周平王封

二年西周君臣獻邑九五百一十六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秦

年是為合此言五百年卒全數也封秦為別秦并周為合此襄公為霸始皇為王故云霸王出焉者也

灤陽兩金秦獻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畦時灤陽而祀白帝○秦

注在龍西兩縣人先祠山下形如種畦畦各一七封○秦隱曰

漢舊儀云祭人先於龍西兩縣入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時

如種畦畦畦中各有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秦隱曰

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立社亡○秦隱曰

謂社主亡也郭璞云宋有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

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

演見○應劭曰黃龍也黃帝土位故地見其神蚘大五六翼長十

所記出呂氏春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

山溢○蘇林曰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秦隱曰尚書中候及呂氏

至流為赤鳥五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

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

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水陰陰主刑殺故上法良帝位三

年東巡郡縣祠驕嶧山頌秦功業○秦隱曰驕嶧之驛山驕嶧木

嚴有秦始皇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

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秦隱曰蒲

也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禾稷也去其皮以為菹如厚曰

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

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

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

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

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

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

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

天齊也○蘇林曰當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

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秦隱曰顯氏案解道魁齊記云臨菑

城南有天齊五泉並出有異於常言如

天之腹齊也小頭云下下謂最下也

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此一云與漢書郊祀志文同也

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在東平陸

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索隱曰監音闕皇覽云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也齊之西境也四曰

陰主祠三山索隱曰小顏以為下所謂三神山顧氏案地理志東萊曲成有參山即此三山也非海中之三神山也

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有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並

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索隱曰

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索隱曰山海經云琅邪臺在勃海間察是山形如

巫祝所捐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索隱曰謂騶子之徒

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

及秦帝而齊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

充尚羨門子高章昭曰皆秦古人名效神仙者。索隱曰樂彥引

曰宋毋忌蓋其人火仙也司馬相如云正伯僑古仙人顧氏案

秀異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僑疑為武陽人為相人令於

此得仙非王子喬也充尚無所見羨門索隱曰最後皆燕人後

至最後九五人劉伯莊亦同此說恐未詳為方僊道形解銷化

服度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解去故骨則變也依於鬼神之事騶

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顯

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

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贊云出入相傳也去人不

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

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

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索隱曰謂心

也甘羨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

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齋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

皆以風為解索隱曰顧野王云皆自解說遇風不至也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

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二年游碣石考入海
方士服虔曰疑許故考之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

會稽並海上莫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
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

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索隱曰小類云今此諸山皆有始皇
所刻石及胡亥重刻其文並具有也

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
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謫曰始皇

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
○索隱曰即封禪書序云蓋有無其德而用事者矣此當有所本太史公再引以為說也昔三代之君皆在河

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
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輶衰名

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
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

東○索隱曰殺即嶺山社預云嶺在弘農渾
東池縣西南即今之二鄰山是也亦音豪名山五大川祠二曰

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山○索隱曰地理
志湘山在長沙水曰濟曰

淮○索隱曰風俗通云濟廟
在臨邑淮廟在平氏也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索隱曰
泮凍在臨邑

于偽反秋涸凍○索隱曰案字林涸喝也音下故反春則解秋則凝也冬
賽禱祠○索隱曰賽音先代
反賽謂報神福也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

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阪
縣有襄山或

字誤也○索隱曰應劭云襄山在潼關北十餘里穆天子傳云自
河首襄山躡元水經云薄山統曰與襄山不殊在今芮城北與中

岳○徐廣曰在汧也○索隱曰徐說非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索
隱曰案地理志汧有垂山無岳山也

曰河祠臨晉○索隱曰韋昭曰臨晉有河祠
縣地理志臨晉有河祠沔祠漢中○索隱曰水
經云沔水出

武都沮縣注云東南注漢所謂漢水故
○索隱曰漢中祭云漢女者漢臣是也
○索隱曰漢中祭云漢女者漢臣是也
○索隱曰漢中祭云漢女者漢臣是也

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瀆牢具珪幣彙而四大家鴻岐

吳岳皆有嘗禾孟康曰以新穀祭○索隱曰案謂四山為大冢鴻岐

節來祠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

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滂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

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車駟駒無汧

洛二淵鳴澤索隱曰服虔云蒲山岳嶠山徐廣曰音之屬為小

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漢書舊儀

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十四臣索隱曰

於湖有周天子祠索隱曰案樂彥引河天子辟池索隱曰案

有昭明圖云榮惑星散為昭明天子辟池索隱曰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瀉池所謂華陰平舒道逢使者持璧以遺瀉池君故曰璧池今案

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

一郊秦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通權

火張晏曰推火烽火也狀若井絮臯矣其法類稱故謂之權欲令

也○索隱曰推如字鮮張晏一音權周禮有司權權火官非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

經祠云服虔曰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

王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

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

祕祝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

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

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或曰粉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豐鼓旗遂以十

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

二年東擊項籍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

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

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

禮因令縣為公社李奇曰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

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

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譚治粉榆社常以

四時春以羊社祠之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

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索隱曰禮祭志

謂祭時房中堂上歌先祖之功德也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

之屬索隱曰黃雅云東君曰也王逸注楚詞雲中雲也東君雲

星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索隱曰社主即上文三社之主

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應劭曰先人所置之國及有靈

赤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出仕於晉故祠祝

有晉巫祀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祠祝

梁巫後徙豐豐屬刑故有荆巫○索隱曰巫先謂古巫之九天巫

祠九天索隱曰孝武本紀云立九天廟於甘泉三輔故事云胡

東北天北方玄天於神明臺淮南子云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

南朱天南方炎天東南陽天是為九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

河巫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

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竟能依人為屬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音稷

之祠至天子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

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

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秘祝移過于下

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

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今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

即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

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

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

被具西時畦時鬲軍各一乘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

各二及諸祠各增增壇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

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

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

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

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在東郡界其符也○索隱曰謂河決

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伏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

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章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于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祀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

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曰也日出東方舍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

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

廟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

月文帝親拜霸渭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

渭北穿蒲池溝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

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中作玉制刺謂採取之也

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服制篇刺音七賜反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

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

其立處祠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

之平言上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

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索隱曰晉灼云淮帝云魯陽公與

三舍豈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天下大

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

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

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

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

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祀不往焉明

年凶奴數入邊與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年

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自此後武帝事諸先

解已在第十二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

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

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

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

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

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

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索隱曰漢舊儀云九年祭天二

帝自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躡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

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

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

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舍人索隱曰案表深澤侯趙將夜以高祖八年主方匿其

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

曰武帝立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齋祇郊祀上帝報享錫

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

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

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

先王祀徐廣曰元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

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趙之王夫及竈鬼之貌云索

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索

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其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

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

日駕車辟惡鬼索隱曰索彥云畫以勝日者謂畫青車以甲乙

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常書

以飯牛謹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其怪天子識

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

梁銅柱徐廣曰元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

甚索隱曰三輔黃圖云鼎湖宮名在藍田韋昭曰地名也巫醫無

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

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

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放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

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

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書言然常以夜

天子被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閑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

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

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

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

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其明年冬天子郊

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有司與太史公

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爾粟今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
立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天子
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祠汾陰睢立如寬舒等議上親望拜如
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祭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
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天
子始巡郡縣浸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樂大樂大膠東
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為
康王后索隱曰元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索隱曰三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
而欲自媚於上乃遣藥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
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藥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
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顏
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傳

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菴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
食馬肝死耳索隱曰文成曰論衡云毒動而毒成故食走馬肝子誠能
脩其方我何愛乎我索隱曰上語藥大云子誠能脩文成方大曰
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
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
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索隱曰小方鬪某某自相觸
擊索隱曰顧氏案其馬肝云取雞血也索隱曰是時上方憂河決而
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索隱曰謂五利
將軍為四也索隱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
疏九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息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
徐廣曰元天若遺朕土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
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
人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索隱曰當
夫之子曰衛太子女曰衛長公主是衛長公主之例也齊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

利公主○索隱曰此地理志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

屬於道自大主武帝始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

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

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

能使之其後裴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索隱曰

禁方能神僊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雎后土營旁見

地如鈎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

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

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徐廣曰河渠書曰燕臨有黃雲蓋

焉有庶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至長安公卿

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問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

為百姓育穀今歲豐無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

神鼎一○索隱曰孔子祥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

寶鼎三象天地人禹以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尊享徐廣曰勸享

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一公自堂祖基自羊祖牛鼎鼎及鼎不吳不驚

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徐廣曰關

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祠大

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見於祖

彌藏于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

能至者殆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齊人公

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

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史區鬼史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

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

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

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已決矣
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
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
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
孫且魯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
太山封申公曰漢王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時萬諸
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索隱曰韋昭云黃帝時萬國其以修神靈得封者七千國或爲七十國樂彥云以
舜爲神明之後封顧雍於陳之類是也顧氏案國語仲尼云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注莊氏之君守封禹之山也
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
萊此五山黃帝之所止與神會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
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索隱曰謂有非毀鬼神之人乃斷理而誅斬之百餘歲然後得
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史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
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谷
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鬣下迎黃

帝○索隱曰說文云胡牛云胡在咽下垂者謂龍胡也○黃帝上騎群臣後宮從上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鬣龍鬣接墮墮
黃帝之弓百姓仰望○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鬣號故後世因
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
視去妻子如脫躡耳○拜鄉爲郎東使侯成於太室上遂郊雍至
隴西西登崆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
太一壇壇三垓○徐廣曰山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
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
以爲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爲醴食群臣
從者及比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
水而泊之○徐廣曰泊一作酒灌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索隱曰
云祭日以太牢月以少牢特不用牲也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
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
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索隱曰贊饗曰○索隱曰

云饗祀祠也漢書儀云黃
饗一人秩六百石是也

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

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蒲壇壇旁享炊具有

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

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

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

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壯荆畫

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徐廣曰天官書曰天

地斗口三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大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

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母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

其方盡多不讎索隱謂其言語上乃誅五利其冬公

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

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程母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入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

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

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

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祠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

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

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

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徐廣曰瑟及空侯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琴瑟

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徐廣曰古然後封禪

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湏如徐廣曰

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

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

公卿諸侯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

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

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

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

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黃帝以

上接神僊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
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
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
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
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云問上上
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
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
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然無驗者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仙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
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
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
即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為僊人也宿留海上予
方士傳車及間使求僊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
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
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
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
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蜚禽及白雉
諸物類以加禮兒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其
夜若有光書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於
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
明于禮樂脩祠太一若有象景光胥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
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
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立歷城
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
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
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既已封太山無風雨

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

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索隱曰新論云武帝出璽印

武帝集帝與子侯家語云道士皆言子侯得仙不足悲此說非也

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從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

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于

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彗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

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索隱曰樂府

包體並作旗星旗星即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艷如旗本亦作旗也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

祝祠太一替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

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

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山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

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星

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

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

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

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

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

用公孫卿曰僊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為觀如

緱城徐廣曰一云緱氏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是上

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索隱曰小顏以為

帝故事云作延壽觀作益壽延壽二館漢書並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之屬於是甘泉更

置前殿始廣諸宮室更有芝生殿房內中徐廣曰元天子為塞河

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母有

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

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

陵徐廣曰元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

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並海上四月中至奉高脩封焉
初天子封泰山太山東北趾古特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
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
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命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餘廣曰在元如帶圖及五年脩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
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牢天子從昆侖
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泰山自有祕祠其
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
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歷者以本統
天子親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
禪餘廣曰常五年一脩耳今其替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
禪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
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裁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

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裁故
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
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
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越復起屋必以大用勝
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
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太池漸臺高二十
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州壺梁象海中神仙龜魚之
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
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為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
字為大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
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
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
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
他礼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

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
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
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一作廣曰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
子既令設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
不封禪焉其後令帶春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如前
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
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除廣曰天還過祭恒
山今天子所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脩
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具羊馬行赤星五寬等之祠官以歲時致礼
○索隱曰郊祀志云祠官寬等議祠后土為五寬故謂之五寬等祠官也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八
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士所興祠各自主
其人終則已祠宮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
遠禘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蓬萊終無有驗
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

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
彌眾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官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

索隱述贊曰禮載外中書稱肆類古今盛典皇王能事登封報
天降禪除地飛英騰實金泥石記漢承遺緒斯道不墜仙閣肅
然揚休勒誌

河渠書第七

史記二十九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

○索隱曰抑音意抑者遏也洪水滔天故禹過之

今害人也漢書溝洫志作堙堙抑皆塞也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羸山行即橋

力追反尸子又曰行塗以輶行險以輶行沙以輶又曰山行乘輶音

去喬反○索隱曰羸字亦作輶同音昌丙反注以輶子丙反又子絕反與羸音同也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

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留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

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

于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韋昭曰湍強也難以行平

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斷分也二渠其一出

○索隱曰斷漢書作灑史記舊本亦作灑字從水察韋昭云灑决

為灑字音疏陸反斷即分其流注其怒是也二渠其一則灑川其

二王莽時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贊曰禹貢曰夾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

也九川既疏九澤既灑諸夏安功施于三代自是之後蔡陽下

引河東南為鴻溝○索隱曰楚漢中分界文穎云即今官渡水一東經大

梁城即河溝今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

之沐河是也五湖通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

五湖韋昭曰五湖湖名耳實一湖今太湖是也在吳西南索隱

陽蕪湖縣東北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

海故禹貢有比江中江也五湖者鄞濮江賦云具區北滯彭蠡青

草洞庭又云太湖周五百里故曰五湖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

離碓古推字辟沫水之害水出蜀西南激外與青衣合東南入海

也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漫百姓饗其利

至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數也

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

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乃使水工鄭國韋昭曰鄭國能

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今九變山之東中山是也

至也瓠口即谷口鄭志所謂與門谷口是也並北山東注洛徐廣

也與也陽相近故曰田於河所也陽谷口也德縣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

為間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索隱曰清池志鄭國曰臣為韓延

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索

隱曰灑音古代反澤一作鳥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

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二十九年孝文時河

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

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

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鄭索隱曰音輸鄭君河北河決而南則鄭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

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子父之不事復塞也是時

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

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

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

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開東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士徐

伯表索隱曰舊說徐伯表水工姓名也小類云以為表悉發卒

徐廣曰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

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既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索

係音系從山東西者謂從山東連漕而西入關也歲百餘萬石更

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

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謂緣河邊地○索

隱曰音棄地民菱牧其中耳謂收交及牧畜於中今既田之度可

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

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

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如淳曰時

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索隱曰其田既薄越人其後人有

從居者習水利故與之而稍少其稅入之於少府也

上書欲通襄斜道韋昭曰襄中縣也斜谷名及漕事下御史大夫

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襄斜道少

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

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

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襄斜材木竹箭之饒

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襄斜道

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澗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

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攻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

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服虔曰顏音

在馮翊或曰按商顏山名○索隱曰徵音篤岸善朋如淳曰乃鑿

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贊曰

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

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頽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

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

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

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沉白馬玉璧于河令群臣從官

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

淇園之竹晉為口常之以為楫如淳曰楫竹塞水決之口稍稍布

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爲之○索隱曰捷音其免反捷者樹於水中植竹及土石天子既臨河決悼功

之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肝肝兮閭殫爲河○殫

盡也○殫謂州殫爲河○殫謂州殫爲河○殫謂州殫爲河○殫謂州殫爲河

魚山或平也韋路曰盤山以真河也○吾山平兮鉅野溢○徐廣曰

也○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徐廣曰

言故使之失由其源道延長也○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張晏曰○張晏曰○張晏曰

反兮水維緩一日河湯湯兮激潏淩○北渡迺兮浚流難塞長交兮

沈羨玉○著石間以塞決河○沈羨玉○著石間以塞決河○沈羨玉○著石間以塞決河

不屬兮衛人深燒蕭條兮○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日捷

日捷柱也木立死曰菑○宣房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

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復寧

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

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如淳曰地理志蓋至有靈輒渠

今上謂之補渠亦曰六渠也引堵水○徐廣曰汝南九江引淮東

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稽太湟○徐廣曰上

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邛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

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

塞宣房悉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

索隱述贊曰水之利害自古而然禹疏溝洫隨山濬川受洎後

世非無聖賢鴻溝既劃龍骨斯穿項闕攸墾黎蒸有年宣房在

詠梁楚獲全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國輸斂貴則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餼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

不能具鈞駟○素隱曰天子駕駟馬其色宜齊同今言國象貧天

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

黃金一斤○素隱曰如淳云時以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又約法省

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糶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也考校市物價貴賤有時晉灼曰踊甚也言計市物賤而後

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
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

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索隱曰案經訓常言封君已

過數十萬石○索隱曰說文云漕水轉穀也一云車運曰轉水運入天子之常稅為一年之費也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

文為半兩令民縱山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即山鑄錢○索隱曰

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

爵得至大庶長○索隱曰漢書食貨志云文帝用罷諸言令人入

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宛馬以廣用○索隱曰

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

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索隱曰

貫朽而不可校○索隱曰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

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于者侈室廬廣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家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益苑園造既而養馬以廣○索隱曰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脩矣至今上即

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

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索隱曰

貫朽而不可校○索隱曰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

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償而不得

聚會○索隱曰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

長子孫○索隱曰居官者以為姓號○索隱曰

也○索隱曰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

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

于者侈室廬廣服僭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

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家司

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則燕齊之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則燕齊之

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索隱曰則燕齊之

問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
解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
姓抗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友鄰氏又音五亂反案
也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耻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索隱曰弘羊其後漢
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
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糈饋糧率十餘鍾致
一石○漢書音義曰散幣於印變以集之○索隱曰應劭云臨數歲
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索隱曰謂發也悉巴蜀租賦
不足以更之○韋昭曰更續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
錢於郡內○服虔曰入穀於外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又與十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
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于

餘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
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
數萬人皆得享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
甲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韋昭曰陳以也經耗賦稅既
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
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
之曰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索隱曰
則蹕與蹕同案謂富人貯蹕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議令民得買
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廣曰茂陵中書有武
爵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
曰軍衛此武帝級十七萬九直八十餘萬金○索隱曰大顏云一
級以龍軍功級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
合或解云初一級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
先試為吏千夫如五大夫○索隱曰千夫武功第十一等爵第九也言千夫爵秩

比夫五大夫故揚漢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以千失為吏始謂此音義曰十爵右庶長已上至十八爵為大庶長也各樂卿樂卿者朝位從九加樂者別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樂公食公祿而無後人記其爵次耳今注稱十爵至十八庶長為樂卿十九至二十蓋亦應說耳非也大願亦以為然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也誅謂非上所行若頌異反昏之比也○索隱曰格音閣沮音才緒反誅音非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誅謗之者皆被窮誅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

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東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廢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閔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之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贍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服虔曰地名在北方千里如淳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徙民以實之謂之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漢書音義曰蹠得也積滯滯塵久也子貢發時鬻財是也轉穀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

徐黃曰廢居者財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棄時射利也。馴
案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索隱曰
劉氏曰廢出賣也。居停畜也。是出賣於居。封君皆低首仰給。晉灼
音武。臣服虔曰。仲給於商賈。○索隱曰。服虔說。是也。而劉伯
莊以爲封君及大商皆低首。管私以自給。不佐天子。非也。冶鑄

莫鑄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
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
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

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

輕。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錢不作餘物。有司

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

爲下。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索隱曰。說文云。銅
赤金也。注云。丹陽銅者。神異經云。西方金山有丹陽銅也。今半

兩錢法重四銖。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

兩之鎔法。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

人緣以藻績。一作紫也。爲皮幣百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

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錫爲白金也。以爲天

用莫如龍。○索隱曰。易云。行地用莫如馬。○索隱曰。易云。行人用

莫如龜。○索隱曰。禮云。諸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

龍名曰白。選直三千。○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爲龍形。隱起。肉

選包。愷及劉氏音息。悉反。尚書大傳云。曼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

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差

百也。三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索隱曰。謂以八兩差

百也。其形方。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三曰

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索隱曰。楮音湯。果反。爾雅。楮。楮也。好方

皆隱起。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

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爲

大。原丞領鹽鐵事。○索隱曰。東郭。郭姓。咸陽名也。案風俗通。東郭。牙齊大夫。咸陽其後也。桑弘羊以計

并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治。皆致生累千金。故

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二。侍中。故三人言

利事。析秋毫矣。○索隱曰。言百物。毫芒。至秋。皆美。細。今言弘。法。無

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

日欲令出馬無馬者令伐棘索隱曰謂故吏先免者皆適令伐棘上林不謂無馬者韋說非也

案黃圖武帝穿昆明池周四十里以習水戰荀悅云昆明子居漢河中故習水戰以伐之也

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符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

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置戰士頗不得祿

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

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

皆宜屬少府索隱曰韋昭云少府天子私農陛下不私以屬大農

佐賦頌募民自給費因器作者煮鹽管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

盆者煮鹽盆也索隱曰蘇林云牢價直也今世人言在

手牢盆小額云蘇說足樂彦云牢乃盆名其說異也

欲擅管山海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索隱

善音以致富美役利細民索隱曰美音作義其沮事之議不可

勝聽索隱曰沮止也僅等言山海之議此不可聽詩也敢私鑄鐵器

煮鹽者鈇左趾中記音義曰鈇音徒計反韋昭曰鈇以鐵為之

杜音大計反張裴漢晉律亭云狀如眼衣着足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魏武改以減代鈇也

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

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留害

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

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音曰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

仰縣官異時筭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筭如故李音曰緡絲也

千緡出一二十筭也詩云維絲伊緡如淳曰胡公緡錢為緡者詩云

緡之生虫抱布買絲故謂之緡也索隱曰異時猶前時也

買居邑稽諸物索隱曰稽者停留也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

籍各以其物自占索隱曰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

占音率緡錢二千而一筭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筭亦多

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率緡錢四千一筭非吏比者三老北

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輶車以一筭商

邊騎士也

買人輶車一筭如淳曰商賈有輶車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

占不悉成邊一歲沒入緡錢索隱曰悉盡也具也若通其家財不周悉盡者罰戍邊一歲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買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山以便農

索隱曰謂買人有市籍不許以各占田也敢犯令沒入田索隱曰若買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僕僮皆

於官天子乃思卜式之言召拜式為中郎爵為長賜田十頃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

弟壯式脫身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

歲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子弟者數矣

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

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

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

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使者曰苟如

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

者宜輸交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

相引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

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

王等降縣官費穀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

贍卜式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

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

繇四百人漢書音義曰外繇謂戍邊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

式又盡復子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

於是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

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衣襦而牧羊韋昭曰歲餘羊

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

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緹氏令試之緹氏便之

遂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為齊王大傅而孔僅之使

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卿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桑弘

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孟康曰均輸諸

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侘更賣之始令吏
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同農獲官有均輸令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索隱曰
氏云大抵猶大畧也案大抵無慮者謂言大畧於鑄錢更無他事從慮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
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兼并之徒守相
為使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為中丞義縱
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
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符四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
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
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卻
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
李奇曰與與客語道詔異不應微反脅湯奏異當九卿見令
不便令初下有不便也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
縣官於是揚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索隱曰緡錢之
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
何○索隱曰鐘官單鑄赤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漢書音
側之錢韋昭云側邊也所謂紫白金稍賤民不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
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而民不思○索隱曰案多云諸所
故人不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
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
辨銅令然則上林三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
官其是此三令乎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
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贊
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
如婢是也○索隱曰楊姓可各也如淳云告緡令楊可所告言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
德為京兆尹每行縣多所平反是也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

○索隱曰如淳云曹輩也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

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无鼎三年丁卯歲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

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躡○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

餘丈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

也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有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甚壯於

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曰

田之○索隱曰謂比者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曰

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彦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

糴乃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足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是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齊民○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補郎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

○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謂分曹輩而出為使也

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

家以上大率破民偷其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

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无鼎三年丁卯歲

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曰謂泉布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

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

與漢用船戰逐躡○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

餘丈旗幟加其上○索隱曰蓋始穿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

也僕有將軍之號又下云因有方樓船卒二十餘萬擊南越甚壯於

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此日麗乃分緡

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曰

田之○索隱曰謂比者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

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曰

四百萬石○索隱曰樂彦及官自糴乃足○索隱曰謂天子所給

糴乃所忠言世家子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足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封禪書公孫卿因所忠言寶鼎○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是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齊民○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補郎也○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索隱曰世世有祿秩家○索隱曰所忠人

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

畜牧邊縣

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費曰先是新秦中畜牧邊縣千里无民畏寇不敢畜牧令設亭徹故民得畜牧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緡用充仞新秦中

李奇曰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蓄息與當出緡等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馬種令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為息什一也費曰前以邊用不足故設告緡之令設亭徹邊民無警皆得田牧新秦中已充故除告緡不復取於民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徐廣曰元鼎四年立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

瞻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民

張掖酒泉郡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

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

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特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臣聞主憂

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收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

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

府省金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如淳曰漢武帝臨受獻金以賜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

史大夫徐廣曰元鼎六年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

惡費曰謂作鐵器也索隱曰言鹽既苦而器又惡故買賣貴苦竊竊音更事見本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等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等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

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徐廣曰南越為九郡案晉灼曰

越舊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九

也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

○索隱曰比音鼻南陽漢中已往之郡各以吏卒奉食幣物傳車
其地比近給初郡初郡即西南初置之郡也
馬被具○索隱曰奉音同而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
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
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警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索隱曰
不暇顧經常法則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
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
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索隱曰
云僦言所輸物不足償其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
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
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各工官治車諸器
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
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索隱曰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
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
太山巡海上並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以巨萬

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
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索隱曰
入粟輸所在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大
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
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早上令官求雨
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索隱曰
列市肆者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索隱曰
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故周有泉府之官及景王乃鑄大錢
布泉者言貨流布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貨布長二寸五分
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刀者錢也食貨志有契刀錯刀契刀長二
寸直五百錯刀以黃金錯直五千一其形如刀故曰刀以其利於
人也又古者貨具室龜食貨志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具各有
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已
下各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
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
事變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索隱曰時一質一

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
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於陵遲衰微齊
桓公用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微山海之業以朝諸侯
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
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
累巨萬而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群小以臣諸侯而弱
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二品索隱曰
即下或黃或白或赤也黃黃金也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如淳曰
白銀也赤銅也見食貨志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於民或刀者如其利於民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
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
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
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
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索隱述贊曰平準之立通貨天下既入縣官或振華夏其各刀
布其文龍馬增筭告緡泉多益寡如羊心計卜式長者都內克
殷取贍郊野

